

# 滇西北藏族神山传统与持续农牧生产研究

徐 宁, 吴兆录, 李正玲

(中国科学院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昆明分部, 云南 昆明 650223)

**摘要:** 从区域和村寨两个层次, 讨论了滇西北藏族地区的神山与农牧生产的关系。藏族神山, 分布广泛, 形成等级体系, 有佛教和原始宗教内涵。以人们定居的低洼盆地为中心, 人们通过轮歇放牧获得维持基本生活的畜牧产品, 同时种植粮食, 采集森林产品, 维持着持续的农牧生产。神山理念从精神上控制着人的行为, 并渗入到农牧生产实践之中, 促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居生态系统。

**关键词:** 神山; 藏族; 传统农牧业

**中图分类号:** X17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852 (2007) 05-0055-04

神山是神话了的山地, 有的高耸入云, 有的仅仅是村寨旁边的小土丘。无论大小, 不管哪个民族, 神山共同的特征是一定传统宗教思想的物化产物、具体人群精神依托的地方<sup>[1]</sup>。土著民族对某些自然现象的理解很局限, 将其成因归结为受客观事物以外的神灵的控制, 并认为神灵可以给人带来祸福。要自己平安, 得先照顾神灵。因此, 人们指定一块土地, 称之为神山, 供养神灵, 并将安全寄托给这块土地。滇西北梅里雪山被尊崇为藏族八大神山之首, 有着神奇的传说故事, 受到广泛关注<sup>[2]</sup>。藏族村寨也有与村民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神山。笔者从 2004 年开始在滇西北藏族地区进行了长期的实地研究, 收集了关于神山与农牧活动的大量资料, 本文从区域和村寨两个层次, 讨论滇西北藏族地区的神山与农牧生产的关系。

## 1 滇西北藏族神山的特点

云南是中国 26 个民族杂居而文化多样性极为丰富的地方, 几乎每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神山, 尽管称谓不尽相同。藏族神山比较特别。

### 1.1 滇西北藏族神山的等级体系

藏族神山是有等级体系的。按照其影响范围或隶属关系, 可以分为 5 个等级。

(1) 村寨独有的神山。几乎每个藏族村寨都有属于这个村寨的神山, 有的还有两座神山。人们定期和不定期地到神山敬香, 乞求神灵给自己消灾减灾和带来幸福。

(2) 家族的神山。一些藏族村寨里有家族神山, 不同的家族祭奠不同的神山。在香格里拉县格咱乡翁水村, 有村寨共同的神山, 因家族血缘关系农户沿着谷地的溪流两岸分布, 溪流东西两侧的农户各自在山坡上建神山, 村寨 3 个神山共存。

(3) 村寨共有的神山。香格里拉县小中甸的千湖山神山、建塘镇四村阿热神山分别是几个藏族村寨共有的, 人们共同维护和使用这些神山。

(4) 局部地区藏民共有的神山。香格里拉县城以东约 15 km 的大宝寺神山是滇川藏结合部藏族敬仰朝拜的神山。滇西北、川西、藏东南等地的藏民, 为自己也为亡故亲人的安宁, 前来大宝寺朝拜、敬香。

(5) 藏民共有的神山。滇西北的梅里雪山诸峰被神话为以卡瓦格博峰为主的太子十三峰, 并被尊

收稿日期: 2007-05-11; 修订日期: 2007-06-21.

基金项目: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 (KSCX2-1-09-06) .

作者简介: 徐宁 (1983-), 女, 山东省临沂市人, 硕士, 主要从事民族植物学领域的研究工作.

为藏族八大神山之首。传说, 格萨尔王是藏民心中永恒的民族英雄, 收服卡瓦格博为佛教的保护神, 统领许多地面神, 掌管雪山脚下人间的幸福和人死后的归宿。因而, 朝拜梅里雪山是虔诚藏民的人生夙愿。

### 1.2 滇西北藏族神山的双重宗教内涵

史学研究表明, 滇西北在 6000 多年前就有人居住, 这里的藏族是甘青地区南下羌人的一支, 创造了滇西北青铜文化。神山传统思想是这一地方性文化的组成部分。到唐朝初期吐蕃势力进入滇西北, 这部分羌人部落被吐蕃同化, 共同构成当今滇西北的藏族。在公元 6 世纪末期, 有印度僧侣到滇西北传播佛教。从 678 年到 794 年, 滇西北地区是吐蕃王朝直接统治的地区, 藏传佛教也小范围地进入这个地区, 到了 11 世纪, 随着西藏佛教派系的发展, 滇西北藏族开始全民信奉佛教<sup>[3]</sup>。

本教主张“万物有灵”和倡导崇拜自然、敬畏自然, 有山神、水神、日月神、风神、树神, 等等。神山是这些神所在的地方之一, 人们供祭神山, 乞求神山里的诸神的保佑。而佛教主张的是“灵魂不灭”和倡导慈悲为怀、普度众生、转世轮回。佛教更多的是建立寺院, 传播佛教教义<sup>[4]</sup>。佛教与政体结合, 进入滇西北地区以后, 本教日趋衰落而佛教得到发展。在佛教逐渐成为全民宗教的过程中, 佛教吸收了已经为民众接受的本教的许多东西。所以, 尽管滇西北的藏族全民信佛教, 但在具体的宗教活动中, “万物有灵”、崇拜自然、敬畏自然的思想却相当普遍。当今的神山, 充分体现了两种宗教思想的融合。

因此, 在滇西北藏族地区, 人们可以见到格丹松赞林寺、格丹东竹林寺等著名的佛教寺院, 也可以见到梅里雪山、哈巴雪山、巴拉更宗雪山等著名神山。这些神山、圣地都与佛教有关, 但有着不同的历史渊源和宗教作用。此外, 在公路或者山间小路途, 很容易看到形色多样的玛尼堆。玛尼堆不是神山, 而是人们念经之地, 也是不可随意侵犯的圣物。

### 1.3 滇西北藏族神山的普遍性特质

藏语称神山为“日达”, 是通过宗教仪式划出封山线(藏语叫“日卦”)而确定的。在日卦线以内的土地, 无论面积大小均为神山, 得到严格的管理控制, 一般只能进行轻微的放牧和采集森林小产品(非木材产品)。滇西北藏族神山的普遍性体现在其类型多样、分布广泛。哪里有藏族居民居住, 那里

就有神山, 而且, 大的神山里有小的神山。例如, 梅里雪山地区为藏族全民的神山, 而居住在这里的藏族村寨又有自己村寨的神山。前述翁水村的村寨神山和家族神山也是神山普遍性的实例。

此外, 滇西北藏族还在不断地建立新神山。在香格里拉县东部的属都湖, 波光粼粼, 周围水草茂盛、森林稠密, 本无人居住, 被传为仙湖, 有白龙马出没。最近开发属都湖旅游景区, 景区管理者通过宗教仪式, 划定景区内的一座山为神山。

据统计, 仅香格里拉县, 有名可查的神山就有 200 多处, 那些村寨的甚至家族的神山就更多, 没有具体的统计, 也无法统计。

## 2 滇西北藏族的持续性农牧生产

初到滇西北藏族地区, 人们会为神奇美丽的自然景色而陶醉, 也会为惨不忍睹的森林采伐迹地而伤悲。其实, 神奇美丽的自然景色是藏族持续农牧生产的体现, 而惨不忍睹的森林采伐迹地是外来文化肆意掠夺的结果。到 20 世纪 60 年代, 政策性失误, 大规模的森林采伐队伍的入侵, 打破了这里的宁静和摧毁了这种简朴的农牧生产方式与和谐人居环境。可喜的是, 神山文化的巨大力量, 使传统的农牧生产得到维系。

### 2.1 具有地方特色的轮牧体系和牛群优化技术

滇西北的藏族主要居住在海拔 3 000~3 400 m 的亚高山地带, 他们饲养的牲畜主要是牦牛、犏牛、黄牛、猪、羊和骡马, 其中, 数量最多、饲养方式最具有代表的是牛和猪。饲养活动属于典型的轮牧作业。每个村寨都有 3 类牧场。每年正月十五(公历 2 月中旬, 海拔高的村寨则是 3 月中旬)以后, 人们把牦牛送到半坡森林牧场, 一个月以后, 再把犏牛、黄牛和猪送到海拔 3 300~3 900 m 半坡森林牧场, 5 月下旬, 牧群到达 3 900 m 以上高山牧场, 放牧近 4 个月, 9 月下旬牧群离开高山牧场, 11 月下旬回到村寨牧场, 实行放养和圈养。

这样, 3 类牧场在全年都得到不同程度的休养, 保持了生产力。年复一年, 周而复始, 进行着轮牧作业<sup>[5]</sup>。

除了轮牧体系外, 滇西北的藏族还有一套选择优良牛群的实用技术(图 1)。牦牛肉和奶都有较高的营养价值, 雌性牦牛与雄性黄牛的杂交种犏牛具有个大、力强、奶多的优点, 而雄性牦牛与雌性黄牛的杂交种则个体弱小并且很不合群。为了保持纯种牦牛和优质犏牛, 在雌性黄牛发情期间, 人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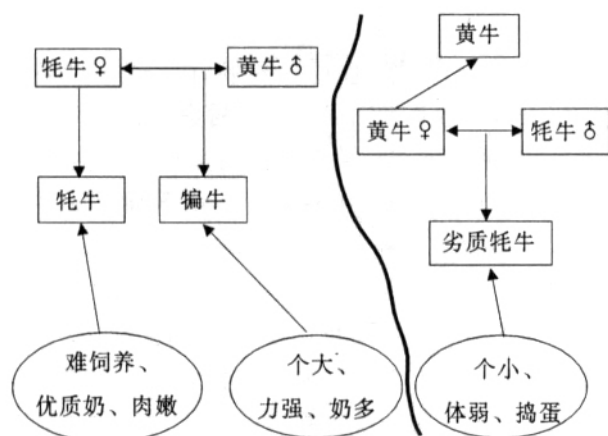


图 1 滇西北藏族培育优良牛群的传统技术

Fig.1 Tibetan traditional technique for the breeding of good cattle

用隔离等办法控制雌性黄牛与雄性牦牛接触, 减少劣质牦牛的出生。

得到休养的草场和优良的牲畜品种, 促成了藏民持续性的牧业生产。

## 2.2 围栏里的村社和耕地

种植粮食是滇西北藏族重要的生产活动之一, 其特点是以农户为单元的围栏耕作有机农业。

滇西北的藏族, 虽然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 但现实生活却基本上以定居轮牧为生。人们一般定居在平缓背风的谷地或山间盆地, 年均温 10℃, 庭院包括一幢二层楼房和一个院子, 占地达 300~500 m<sup>2</sup>, 楼上住人楼下圈养牲畜, 院子里堆放烧柴、厩肥等。庭院外是用树篱、木桩、竹物或铁丝网围住的耕地和夏季禁牧草地。围篱外侧是草甸或沼泽湿地, 用于放牧, 逐渐过渡进入山地森林。村民在方圆数十公里的草地和森林中进行轮牧活动。因而, 用围篱圈住的庭院和耕地散落在广袤的森林草甸中间, 是滇西北藏族地区人居环境的特点之一。

## 2.3 杜绝白色污染的持续性有机农业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 香格里拉城乡大量使用塑料制品。海拔高气温低, 塑料降解十分缓慢, 在建塘镇及附近曾经出现了白色污染。到 1998 年, 随着香格里拉旅游的兴起, 白色污染的空间范围日益扩大。当地政府意识到这一严重性, 采取了两个措施来控制白色污染。一是建塘镇及附近对垃圾及散落的塑料废弃物进行全面清理, 二是禁止出售和使用塑料袋、塑料饭盒和地膜。目前, 建塘镇及其附近正在欣欣向荣地发展, 却没有白色污染。而且, 控制白色污染的活动延伸到旅游景区。在旅游

景区从事牵马、商业服务的藏族自己不使用能造成污染的塑料制品, 还主动收集游客带入景区的塑料袋、塑料瓶, 或焚烧或带到景区外统一处理。

藏族的农业生产还维持着以农家肥为主的有机农业。人们不用或少用化肥和农药, 大规模性制肥活动生产足够的农家肥<sup>[9]</sup>, 这是能够杜绝白色污染的基本前提。

## 3 神山活动与农牧生产的拱挈效应

滇西北的藏族认为人从生到死就是从自然中来又回到自然中的一个又一个轮回, 形成了朴素的生态伦理。孩子出世时, 父亲必须怀抱赤裸的婴儿, 手持螺号向四周高山吹号, 通知天地山火诸神, 乞求神的保佑和承认这新生孩子属于自然的一部分。而当人结束生命时, 则要用腰带把尸体捆成婴儿在母体中的姿势, 也向四周吹号, 报告一个生命的结束。藏族实行天葬和水葬, 将尸体奉献给山里的鸟或水里的鱼, 不在人间留下其他东西。

这种崇拜自然和敬畏自然的传统思想有效地控制着人的行为。例如, 藏族不吃鱼, 不随意扩大耕地, 砍柴时有枯死的树木就不砍活树。因此, 到 20 世纪 60 年代, 滇西北藏族地区还是莽莽森林, 湖泊河溪的鱼多得伸手可拾。万物有灵、人是自然的一个部分的生态伦理思想, 以神山为可见标志, 世代相传。人们以居住地为中心形成人居生态系统, 将土地分为耕地、放牧草场和山地森林, 直接收获耕地中的粮食和采集森林里的木材、燃料和非木材产品。在这 3 种土地利用类型里轮歇放牧, 获得维持基本生活的畜牧产品。人是这个生态系统中的最高消费者和控制者, 其行为规范靠基于宗教信仰的生态伦理来调适<sup>[7]</sup>, 并体现为普遍的神山理念<sup>[8]</sup>, 从精神层次上控制着人的行为, 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长期渗入农牧生产实践。

## 4 实例

在香格里拉县建塘镇四村办事处的村寨里, 神山传统及其影响下的持续性农牧生产很具有典型性(图 2)。

香格里拉县城至碧塔海旅游景区的途中, 约 15 km, 向南越过一个山垭, 是面积约 5 km<sup>2</sup> 的山间盆地, 盆地周围的山地是云杉林、高山松林、硬叶常绿阔叶林, 以及被砍伐形成的萌生林或矮灌丛。

地势平缓的山间盆地散落着达拉、林都、古吉、祖枯、西尼、格诺等 6 个藏族村寨, 海拔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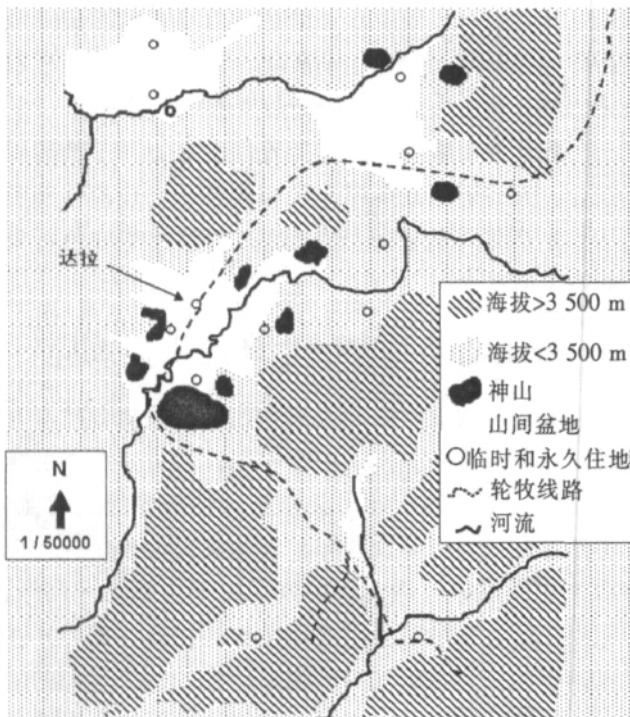


图 2 滇西北大宝寺附近藏族村寨的神山与轮牧活动  
Fig.2 The Tibetan Holy Hills and shifting stockbreeding  
in the Dabaosi area, Northwestern Yunnan

340 m 左右。2002 年共有 109 户、930 人，耕地 140 hm<sup>2</sup>，大牲畜 1 932 头，羊 274 只，猪 655 头。耕地分布在房屋周围，用木头和土坯围着，以防牲畜进入损害庄稼。每个村寨都有自己的神山，村民日常使用，大宝寺为公有神山，有重要活动时去祭

奠。

耕地外是广阔的牧场。牧场有 3 类：村寨牧场、半坡森林牧场和高山牧场。村寨的牧场又细分为自由放牧草地、刈草草地（用围栏围着夏季种草）、种植草地（2002 年在政府支持下翻犁平整后种植优质牧草，黑麦草 *Lolium perenne*）、偏坡灌木草地<sup>[9, 10]</sup>。

每年 3 月，冰雪融化，人们开始修整围篱，播种青稞、马铃薯和蔓菁，并逐步将大部分牲畜送到半坡森林牧场。9 月是收割的季节，上旬收割围篱里禁牧草地的牧草，中旬收割青稞，下旬收割马铃薯。10 月开始割栎树叶以及大狼毒用于冬季垫厩制肥，11 月集中砍烧柴，与此同时，牧群也逐步回到村寨，自由放养在草场和耕地里。村民的制肥活动规模宏大，技术考究。主要使用的植物有黄背栎 (*Quercus pannosa*) 和川滇高山栎 (*Q. aquifolioides*) 的树叶、大狼毒 (*Euphorbia nematocypha*)、高山松 (*Pinus densata*) 针叶、柳树嫩枝叶。五口之家，每年要收割垫厩的树叶或杂草 3 卡车，约 10 t。厩肥堆放在户外发酵 3~4 个月以后捣细施用到耕地，施用量约为 15~22 t/hm<sup>2</sup>。

我们先后 4 次共 40 余天到达拉村进行草地样地取样，同时对村民活动进行调查记录。发现村民有各种各样的宗教，几乎每天都有人到神山祭奠。在他们耕种、采集烧柴和蘑菇、放牧活动中都要进行一些宗教仪式。总之，生产生活与宗教活动是他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

#### 参考文献：

- [1] 吴兆录. 西双版纳勐养自然保护区布朗族龙山传统的生态研究 [J]. 生态学杂志, 1997, 16 (3), 45-49.
- [2] 周拉. 略论藏族神山崇拜的文化特征及功能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33 (4), 86-91.
- [3] 琪玲培楚. 云南省藏族起源的初步研究 [A]. 见: 和建平, 张东平. 云南藏学文集 [C].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5. 213-226.
- [4] 桑才让. 藏族传统的生态观与藏区生态保护和建设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30 (2), 13-16.
- [5] 吴兆录, 蔡传涛, 许又凯, 等. 轮牧传统衰退: 滇西北藏区亚高山草地退化的人文因素 [J]. 云南地理环境研究, 2005, 17 (6): 1-4.
- [6] 吴兆录, 许又凯, 蔡传涛, 等. 滇西北藏族利用植物资源的实践和理念 [J]. 西南林学院学报, 2005, 25 (3): 18-21.
- [7] 洛加才让. 藏族文化 [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2, 5: 35-39.
- [8] 郭就骧. 云南省的生态环境与藏族文化适应 [J]. 民族研究, 2003, 1: 48-57.
- [9] 李青, 吴兆录, 刘玲玲, 等. 滇西北藏区草地管理方式对草地昆虫群落多样性的影响 [J]. 生态学杂志, 2006, 25 (11): 1375-1379.
- [10] 刘玲玲, 吴兆录, 李青, 等. 滇西北藏族地区不同管理方式的草地生物量的比较研究 [J]. 生态学杂志, 2005, 24 (12): 1409-1412.

(下转第 63 页)

- [7] 李天元. 旅游学概论 [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3.205- 206.
- [8] 黄羊山. 旅游规划中资源调查与评价的层次性 [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05, 21 (1) :88- 91.
- [9] 李志飞. 少数民族山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以柴埠溪国家森林公园为例 [J]. 旅游学刊, 2006, 21 (2) : 21- 25.

## BASIC PRINCIPLES AND METHOD FOR TOURIST SPOTS TOURISM PLANNING

FANG Zeng-fu

(Department of Tourism & Economic Management, Yuxi Teachers ' College, Yuxi 653100, Yunnan, China)

Abstract: Tourism planning originated in Europe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Along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planning, the theory of tourism planning also developed. Now we can classify tourism planning very precisely. According to space size, we can classify tourism planning into regional planning, tourism area planning and tourist spot planning. Tourist spots planning is a kind of tourism planning, which is limited in a comparatively small scope. The research on the planning of Tourist spots is not often found. Based on the years ' experience and practice of tourism planning, the writer of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basic principles on how to balance the relations among Tourist spots construc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Meanwhile, some effective planning methods are put forwards and some planning cases are employed to 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inciples.

Key words: tourist spots; tourism planning; basic principles

~~~~~  
(上接第 58 页)

## HOLY HILL TRADITION AND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STOCKBREEDING IN THE TIBETAN AREA, NORTHWESTERN YUNNAN

XU Ning, WU Zhao-lu, LI Zheng-ling

(Kunming Division, Xishuangbanna Topical Botanical garde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Kunming 650223, China)

Abstract: It was discussed the relations between Holy Hill tradition and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stockbreeding at regional and community levels in the Tibetan region, Northwestern Yunnan. The Holy Hills, with Buddhism primary religion connotation, were found universally and formed hierarchy systems. Local people got pasturage products as well as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products from the land mosaic of pasturelands, forests and cultivated fields that circled the villages located in the lower basins, practicing the traditional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stockbreeding. The author believed that the concept of Holy Hill tradition controlled both the behaviors and agriculture- stockbreeding practice, forming the special Human settlement ecosystem with harmony of human and nature.

Key words: Holy Hill; Tibetan; tradition agriculture- stockbreeding